

楚

寶

楚寶卷三十六

明 梁谿高世泰彙編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邵陽車以遊較訂

遷寓

梁震

梁震蜀人唐進士也天祐四年唐亡梁以高季昌爲
荆南節度使震歸蜀過江陵季昌愛其才識留之欲
奏爲判官震恥之欲去恐及禍乃曰震素不慕榮宦

明公不以爲愚○必欲使恭議○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
季昌許之○終身止稱○前進士○不受高氏辟○署季昌甚○
重之○以爲謀○至呼曰○先輩○後唐天成三年○季昌卒○其○
子從誨立○清泰元年十月○從誨居土洲○時楚王希範○
好奢靡游談者○共誇其盛○從誨曰○楚王可謂大丈夫○
矣○孫光憲對曰○天子諸侯禮有差等○彼乳臭子驕侈○
僭法取快○一時不爲遠慮○危亡無日○安足慕乎○從誨○
悟曰○公言是也○他日謂梁震曰○吾自念平生奉養固○
已過矣○乃捐去玩好○以經史自娛○省刑薄歛○境內以○

安震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交以嗣王屬我今嗣王能自立不墜其業吾老矣不復事人矣遂固請退居築室於土洲披鶴氅自稱荆臺隱士

司馬溫公曰孫光憲見微而能諫高從誨聞善而能從梁震成功而能退自古有國家者能如是夫何亾國敗家喪身之有

讀史日記曰梁震舉進士尙未膺爵祿而義不臣梁但以白衣侍樽俎委曲以行其志士君子不幸而遭變者震者亦可以法矣前進士三字千古有

荆
餘榮

聖楷曰荆室隱士尚不如前進士三字有關係然亦足見梁震始終一節矣土洲室在荊州監利縣址猶存

孫光憲

孫光憲字孟文，陵州貴平人。世業農畝，惟光憲少好學。游荆渚，高從誨見而重之，署爲從事。歷保融及繼冲三世，皆在幕府。累官至檢校秘書監兼御史大夫，賜金紫。慕容延釗等救朗州之亂，假道荆南。繼冲開門納延釗，光憲乃勸繼冲獻三州之地。太祖聞之，甚悅，授光憲黃州刺史，賜賚加等。在蜀亦有治聲。乾德六年卒。時宰相有薦光憲爲學士者，未及召會，卒。光憲博通經史，尤勤學，張書數千卷，或自抄寫，孜孜讐

校老而不廢好著撰自號葆光子所著荆臺集三十卷鞏湖編玩三卷筆傭集三卷橘齋集二卷北夢瑣言三十卷蠶書二卷

晁氏讀書記曰孫光憲蜀人王衍旣降光憲避地荆南嘗從楊玘元證遊多聞唐世賢哲言行因纂輯北夢瑣言二十卷且附以五代十國事取傳田于江南之夢自以爲高氏從事在荆南之北故命篇云

寇準

寇準字平仲，華州下邽人。少英邁，通春秋三傳。年十九舉進士，授大理評事，知歸州巴東縣。其治一以恩信，每期會賦役，未嘗出符移，惟具鄉里姓名揭縣門，而百姓爭赴之，無稽違者。召試學士院直史館。真宗景德元年，恭知政事，定澶淵之議，爲王欽若所嫉。三年，出知邾州。初，張詠在成都聞準入相，謂僚屬曰：「寇公奇才，惜學術不足耳。」及準知陝，詠自成都還，準嚴供帳，大爲具以待詠。將別，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

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冠準莫論其意魁取傳
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天禧三年再
入相丁謂又嫉之出知相州徙安州貶道州司馬準
既至晨具朝服如嘗時對賓客言笑自若初無廊廟
之貴者自罷相三黜皆非帝意歲餘帝問左右曰吾
目中何人不見冠準羣臣畏謂威莫敢對及帝崩再
貶雷州司戶叅軍中使賈勅至道州衆皆惶恐不知
所爲準方與提官宴飲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
若賜準死願見勅書中使不得已乃授勅準拜于庭

升階復宴至暮乃罷準行因閱圖經見州東南至澧
岸十里歎曰吾平時有詩云到海只十里過山應萬
重人生得喪豈偶然耶未幾卒。瘞。葬。西。京。道。出。荆。州。
公。安。縣。人。皆。設。祭。于。路。折。竹。植。地。掛。紙。錢。焚。之。踰。月
枯竹盡生笋。農因爲立廟號竹林寇公祠。

東都事畧曰寇準爲巴東令巴東有秋風亭準折
韋應物一言爲二句云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
識者知其必大用也。

言行錄曰寇忠愍公準知巴東縣手植雙栢于縣

庭民以比。甘棠謂之萊公栢。聖楷按澠水燕談
云。後巴東大火。栢與公祠俱焚。明年蒲陽鄭賴來
爲令。惜公手植。乃種凌霄花于栢之下。使附榦
而上。以慰邦人之思。

歐陽修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
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讀書輒
成誦及冠嶷然有聲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
五季餘習鏤刻駢偶洪泐弗振士因陋守舊論卑氣
弱蘇舜元舜欽柳開穆修輩咸有意作而張之而力
不足修游隨得唐韓愈遺藁於廢書篋中讀而心慕
焉苦志探賸至忘寢食必欲弁轡絕馳而追與之並
舉進士試南宮第一擢甲科調西京推官始從尹洙

游爲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遊爲歌
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蓋天下入朝爲館閣校勘范
仲淹以言事貶在廷多論救司諫高若納獨以爲當
黜修貽書責之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若納上
其書坐貶夷陵令後累仕至太子少師致仕卒

宋張芸叟曰初游京師見歐陽文忠公多談吏事
疑之且曰學者之見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爲欲
聞者今先生多教人吏事所未喻也公曰不然吾
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夫抵文學止于潤

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夷陵。方壯年未歷學。欲求漢史一觀。公私無有也。無以遣日。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復觀之。見其枉屈乖錯。不可勝數。以無爲有。以枉爲直。違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且以夷陵荒遠。福小尙如此。天下固可知矣。當時仰天誓心。自爾遇事不敢忽也。

聖楷曰。東軒野錄載歐陽文忠公年十七隨州取解。以落官韻不收。天聖以後文章多尙四六。是時隨州試左氏失之。誣論文忠論之。條列左氏之誣。

甚悉內有石言于晉神降于莘外蛇蘭而內蛇傷
新見大而故鬼小雖被黜落而奇傑之句大傳于
時今集中無此論頃見連庠誦之耳按公行狀亦
不載試隨州事僅見野錄可補未備

王禹偁

王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累官至翰林學士，移知揚州。真宗卽位，召還。復知制誥。咸平初，預修太祖實錄。直書其事。時宰相張齊賢、李沆不協，意禹偁議論輕重，其間出知黃州。嘗作三黜賦以見志。其卒章云：「屈于身而不屈于道。今雖百謫而何虧。」三年，濮州盜夜入城，略知州王守信監軍王昭度。禹偁聞而奏疏，略曰：「伏以體國經野，王者保邦之制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自五季亂離，各據城壘，豆分瓜剖，七十

餘年太祖太宗削平僭僞天下一家當時議者乃令
江淮諸羆毀城墮收兵甲徹武備者二十餘年書生
領州大羆給二十人小羆減五人以充嘗從號曰長
吏實同旅人名爲羆城蕩若平地雖則尊京師而抑
羆縣爲強幹弱枝之術亦匪得其中道也臣北在滁
州值發兵挽漕闕城無人守禦止以白直代至開閉
城池頽圯鎧仗不完及徙維揚稱爲重鎮乃與滁州
舉與嘗出鎧甲三十副與巡警使臣毅弩張弓十損
四五蓋不敢擅有修治上下因循遂至于此今黃州

城雉罷甲復不及滁揚萬一水旱爲災盜賊竊發雖
思禦備何以枝梧蓋太祖削諸侯跋扈之勢太宗杜
僭偽覲望之心不得不爾其如設法救世久則弊生
救弊之道在乎從宐疾若轉規固不可膠柱而鼓瑟
也○今江淮諸州大患有三○城池隄圯一也○兵仗不完
二也○軍不服習三也○漢賊之興慢防可見望陛下特
紆宸斷許江淮諸罷酌民戶衆寡城池大小並置守
捉軍士多不過五百人閱習弓劍然後漸集城壁繕
完甲冑則罷國有禦侮之備長吏免剽略之虞矣疏

奏上嘉納之四年州境二虎鬪其一死食之殆半羣
鷄夜鳴經月不止冬雷暴作禹偁手疏引洪範傳陳
戒且自劾上遣內侍乘驛勞問醮禳之詢日官云守
土者當其咎上惜禹偁才是日命徙蘄州禹偁上表
謝有宣室鬼神之間不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止期
身後之語上異之果至槌未踰月而卒年四十八
書韓魏公黃州詩後曰黃州山水清遠土風厚善
其民寡求而不爭其士靜而文朴而不陋雖間巷
小民知尊愛賢者曰吾州雖遠小然玉冠之韓魏

公嘗屏居焉以誇於四方之人元之自黃遷蘄州
沒于蘄然世之稱元之者必曰黃州而黃人亦曰
吾元之也魏公去黃四十餘年而思之不忘至以
爲詩夫賢人君子天之所以遺斯民天下之所共
有而黃人獨私以爲寵豈其尊德樂道獨異於他
邦也歟抑二公與此州之人有宿昔之契不可知
也元之爲罷守有德於民民懷之不忘也固宐魏
公以家艱從其兄居耳民何自知之詩云有匪君
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金錫圭璧之所在瓦石草

身質
不被其光澤矣。何必施於用。奉議郎孫黃公素黃
人也。而容於公。公知之深。蓋所謂教授書記者也。
而軾亦公之門人。謫居於黃五年。治東坡築雪堂。
蓋將老焉。則亦黃人也。於是相與募公之詩。而刻
之石。以爲黃人無窮之思。而吾二人者。亦庶幾託
此以不忘乎。元豐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汝州圖練
副使蘇軾記。聖楷按韓魏公在黃。事嘗所考。故
附見之。如二程二宋皆同此例。

蘇軾

蘇軾字子瞻，眉山人。初直史館，新法行，軾極論其不可。王安石滋怒，使御史謝景溫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徙知徐州，又徙湘州。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庶有補于國。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言，撫其表語，媒孽所為，詩以為訕謗。逮赴臺獄，欲寘之死。鍛鍊久之，不決。神宗獨憐之，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幅巾芒屨，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築室于東坡，自號東坡居士。

聖楷曰東坡人品文章人所共知茲不復錄惟據
年譜畧別潤其居黃事實使觀者有所考見焉年
譜云先生以元豐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責授黃
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先是子由聞先生下獄上
書乞以見任官職贖先生罪責筠州三年庚申正
月先生赴黃道出陳州子由自南都來陳相見三
日而別至岐亭訪故人陳慥季嘗爲絮五日賦詩
一首而去乃以二月一日至黃州寓居定惠院有
初到黃州詩是年五月子由復來齊安先生曉至

巴河以詩迎之。乃與子由同遊武昌西山寒溪寺。定惠顛師爲先生竹下開嘯軒作詩記其事。又按東坡圖云先生寓居定惠未久以是春遷居臨臯亭。乃舊日之回車院也。有遷居臨臯亭詩。又就臨臯亭立南堂作詩五絕。其一云掃地焚香閉閣眠。簞紋如水帳如煙。客來夢覺知何處。挂起西窓浪接天。又答秦太虛書。初到黃廩入旣絕。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爲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

用盡又挑取一塊卽藏去又仍以夫竹筒別貯用
不盡者以待賓客此買耘老法也度囊中尙可支
一歲有餘至時別作經畫水到渠成不須預慮以
此胸中都無一事所居對岸武昌山水佳絕有蜀
人王生在邑中往往爲風濤所隔不能卽歸則王
生能爲殺鷄炊黍至數日不厭又有潘生者作酒
店樊口棹小舟徑至店下村酒亦自醇醞柑橘柳
柿極多大芋長尺餘不減蜀中外縣米斗二十有
水路可致羊肉如北方猪牛麋鹿如土魚蟹不論

錢岐亭監酒胡定之載書萬卷隨行喜借人看
州曾官數人皆家善庖饌喜作會太虛視此數事
吾事豈不旣濟矣乎又上文潞公書云到黃州無
所用心單思易論語若有所得以此知先生到黃
定居之後卽作易傳九卷論語五卷皆始于是歲
矣

四年辛酉先生年四十六在黃州寓居臨臯亭正
月往岐亭訪陳季嘗泛舟而還過古黃州獲一鑑
周尺有二寸是歲先生始有東坡東坡八首叙云

余至黃二年日以困匱故人馬正卿哀予之食爲
于硯中請故營地數十畝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
荒爲茨棘瓦礫之塲而歲又大旱懇闕之勞筋力
殆盡釋耒而歎乃作是詩自愍其勤庶幾來歲之
入以忘其勞焉

五年壬戌先生年四十七在黃州寓居臨臬亭就
東坡築雲堂自號東坡居士以東坡圖考之自黃
州門南至雲堂四百三十步雲堂間云蘇子得廢
圃于東坡之脇號其正曰雲堂以大壘中爲之因

繪雪于四壁之間，無容隙。其名蓋起于此。先生自書東坡雪堂四字以榜之。雪堂之前，則有細柳，有澆井，西有微泉堂。之下，則有大冶、長老、桃花、茶葉、元修、菜、何氏、馥、橋、種、杭、徐、蒔、棗、栗、有、松、期、爲、可、斷、種、麥、以、爲、奇、事、作、陂、塘、植、黃、桑、皆、足、以、供、先、生、之、歲、用、而、爲、雪、堂、之、勝、景、云、耳。是年三月，先生買田至蘄水，有春夜行蘄水，過酒家飲酒，乘月至一橋上，曲肱少休，作西江月詞。又同龐安嘗游清泉寺，寺在蘄水郭門外二里許，有玉逸少洗筆泉水，極

甘下臨蘭溪。溪水西流。作詞曰。山下蘭芽短。溪
松間沙路淨。無泥。蕭蕭暮雨。子規啼。誰道人生無
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將白髮唱黃鷄。是日劇
飲歸。七月游赤壁。十月再游。作後赤壁賦云。十月
既望。蘇子步自雪堂。將歸于臨臯。由此觀之。自臨
臯遷雪堂。尚在壬戌十月之後。而先生以甲子六
月過汝。則居雪堂止得年餘。

六年癸亥。先生年四十八。在黃州。記承天寺夜游
云。十月十二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

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亦未寤。相與步于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栢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耳。七年甲子先生年四十九。在黃州二月。與徐得之參寥子步自雲堂。至乾明寺。有師中菴。題名又有記定惠寺海棠說。四月乃有量移汝州之命。按先生長短句。滿庭芳序云。四月一日。余將自黃移汝。留別雲堂鄰里二三君子。李仲覽來書以遺之。又按東坡圖云。聽人潘邠老及第大觀。俱以詩知名。

多從先生游。先生去，以雪堂付之。邠老因以居焉。四月六日，又作安國寺記，有別黃州詩。有過江夜行武昌山上，聞黃州鼓角詩。黃州送先生者，皆至于慈湖。陳季嘗獨至九江。

黃庭堅

黃庭堅字魯直洪州分寧人治平中兩首鄉薦登進士第元祐元年除修神宗實錄院檢討官兼賢校理逾年除祕書省著作佐郎紹聖初議者言神宗實錄多誣失實召至陳留問狀三問皆以實對責授涪州別駕黔州安置徽宗卽位召爲吏部員外郎辭疾不拜上章乞罷得知太平州到官九日而罷寓居江夏初自涪歸道出江陵作承天院塔記其畧云儒者嘗論一佛寺之費蓋中民萬家之產實生民穀帛之盛

雖○余○亦○謂○之○然○然○自○省○事○以○來○觀○天○下○財○力○屈○竭○之○
端○國○家○無○大○軍○旅○勤○民○丁○賦○之○政○則○蝗○旱○水○溢○或○疾○
疫○連○數○十○州○此○蓋○生○人○之○共○業○盈○虛○有○數○非○人○力○所○
能○勝○者○文○成○府○帥○馬○瑊○飯○諸○部○使○者○于○塔○下○環○觀○先○
生○書○碑○尾○但○書○作○記○者○黃○某○立○石○者○馬○某○而○已○時○閩○
人○陳○舉○自○臺○出○漕○先○生○未○嘗○與○交○也○舉○與○李○植○林○虞○
相○顧○前○請○曰○某○等○願○托○名○不○朽○先○生○不○荅○舉○繇○此○憾○
之○知○先○生○與○趙○挺○之○有○怨○挺○之○執○政○遂○以○墨○本○上○之○
誣○以○幸○災○謗○國○其○文○初○無○幸○謗○之○意○遂○除○名○羈○管○空○

州携家南貶泊于零陵獨赴貶所有毗某氏館之太
守望執政風抵之罪有浮屠某氏館之又抵之罪有
逆旅某氏館之又抵之罪遂館于戊樓曰小南門者
蓋圖而欲饑寒之也居三年上雨旁風人不堪其憂
先生終日讀書賦詩舉酒浩歌自言家本農桑使不
從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又可不堪其憂者乎聞者
敬歎崇寧四年九月三十日忽以疾不起子弟無一
人在側初謫安州與零陵蔣濞相友善士大夫畏禍
不敢往還獨濞日陪杖履疾革濞往見之大喜握手

身○後○事○委○君○矣○及○卒○漳○爲○棺○送○歸○塋○雙○井○祖○榮○之○
西○紹○興○間○贈○龍○圖○閣○學○士○加○大○師○謚○文○節○

聖○楷○曰○山○谷○初○謫○黔○再○謫○安○路○皆○出○于○江○湘○今○據○
年○譜○合○豫○章○集○畧○附○見○之○按○年○譜○紹○聖○二○年○乙○亥○
三○月○先○生○赴○貶○所○四○月○二○十○三○日○到○黔○州○是○時○伯○
兄○元○明○同○行○先○生○書○萍○鄉○縣○廳○壁○云○初○元○明○自○陳○
留○出○尉○氏○許○昌○渡○漢○沔○略○江○陵○上○夔○峽○過○一○百○八○
盤○涉○四○十○八○渡○送○子○安○置○于○摩○圍○山○之○下○淹○留○數○
月○不○忍○別○

元符三年庚辰先生在京兆凡六載是年五月復
宣義郎鹽鄂州鹽稅會江漲不能下峽至十二月
始發戎州

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四月至荆南除吏部員外郎
先生再具辭免乞太平州差遣遂留家荆州待命
以至歲暮

崇寧元年壬午正月二十三日先生發荊州二十
六日至巴陵有手書雨中登岳陽樓望君山二詩
跋云至巴陵數日陰雨不可出二月朔旦獨上岳

陽樓太守楊罷之監罷黃彥弁來率同游君山行
二十里螺蚌中乃至見住持僧年八十跋曳而出
登其絕頂環望積水數百里實壯觀也有野馬二
十餘羣游平澤中猿猴輩出上下松梢間景氣甚
野二月初六日至通城李彤云先生自巴陵取道
通城入黃龍山爲清禪師徧閱南昌集卽此時六
月初九日領太平州事九日而罷有武昌松風閣
君子泉寓黃州觀音院鍾樓諸詩皆經途所作也
崇寧二年癸未先生督鄂州記夢中詩云正月已

丑夢東坡先生于寒溪西山之間予誦寄元明觴
字韻詩數篇東坡笑曰公詩更進于曩時因和予
一篇語意清奇予聲節賞歎東坡亦自喜于九曲
嶺道中連誦數過得之十一月末宜州謫命下十
二月十九日夜中發鄂渚曉泊漢陽親舊携酒追
送二十一日過洞庭青草湖過土山寨有晚泊長
沙示秦處度范元實諸子詩
崇寧三年甲申先生自潭州趨貶所正月晦日過
衡山三月己卯泊洛溪十四日到永州四月發全

州是夏。至空州。元明智別詩云。枕椰笋白映玉箸。
柳子酒清。空具觴。市井衣裘半夷夏。陰晴朝暮變。
炎涼。莫推月色共千里。不寄江南書一行。無賴笳。
聲上雲漠。曉來偏繞九回腸。

陳慥

陳慥字季嘗蜀人避地黃岡號龍丘子博學能詩與
軾相倡和軾爲作方山子傳

方山子傳曰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
郭解爲人間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
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遷于光黃間曰岐亭
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
山中入莫識也見其所著幅方笠而高曰此黨古
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于黃過

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嘗也何爲
而在此方山子亦瞿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
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
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獨念方山
子少時使酒好劔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
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于前
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
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
今幾時耳精悍之色猶見于眉間而豈山中之人

哉○然○方○山○子○世○有○勲○閭○當○得○官○使○從○事○于○其○間○今
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
有○田○歲○得○帛○千○疋○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
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
陽○狂○垢○汗○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
若○溪○漁○隱○曰○東○坡○云○龍○丘○子○自○洛○之○蜀○載○二○侍○女
戎○裴○駿○馬○至○溪○山○佳○處○輒○留○數○日○見○者○以○爲○異○人
後○十○年○築○室○黃○崗○之○北○靜○菴○居○士○作○臨○江○仙○贈○之
云○細○馬○遠○馱○雙○侍○女○青○巾○玉○帶○紅○靴○溪○山○好○處○便

爲家誰知巴峽路，卻見落城花。回旋落英飛，玉蕊
人間春日初斜。十年不見紫雲車，龍丘新洞府，鉛
鼎養丹砂。龍丘子，卽陳季嘗也。秦太虛寄之以詩，
亦云：侍童雙擢玉鬢髮，光可炤駿馬錦障泥，相隨
窮海嶠。暮年更折節學佛，得心要，鸚鵡放阿樊，幅
巾對沉燎。故東坡作詩戲之，有忽聞河東獅子吼，
拄杖落手心茫然之句。觀此則知季嘗載侍女以
遠遊，及暮年甘于枯寂，蓋有所制而然，亦可憫笑
也哉。

范純仁

范純仁字堯天仕至尙書右僕射哲宗旣召章惇爲相純仁堅請去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加右正議大夫知潁昌府又徙陳州初哲宗嘗言貶謫之人殆似永廢純仁前賀曰陛下念及此堯舜用心也旣而呂大防等竄嶺表會明堂肆赦章惇先期言此數十人當終身勿徙純仁聞而憂憤欲齊戒上疏申理之所親勸以勿爲觸怒萬一遠斥非高年所宜純仁曰事至於此無一人敢言若上心遂回所繫大矣不然死亦

何憾○乃疏曰○大防等年老疾病不習水土○炎荒非久處之地○又憂虞不測○何以自存○臣曾與大防等共事○多被排斥○陛下之所親見○臣之微切止是仰報聖德○向來章惇呂惠卿雖爲衆謫不出里居○臣向曾言○深蒙陛下開納○陛下以一蔡確之故○嘗軫聖念○今趙彥若已死○所將不止一蔡確矣○願陛下斷自淵衷○將大防等引赦原放○疏奏忤惇意○詆爲同罪○落職○知隨州○明年又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時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近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

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之○愛○君○有○懷○不○盡○
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每○戒○子○弟○毋○得○小○
有○不○平○聞○諸○子○怨○章○惇○純○仁○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
舟○覆○扶○純○仁○出○不○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爲○之○哉○
既○至○永○韓○維○責○均○州○其○子○訴○維○執政○曰○與○司○馬○先○不○
合○得○免○行○純○仁○之○子○欲○以○純○仁○與○光○議○役○法○不○同○爲○
請○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
則○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者○
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居○三○年○徽○宗○卽○位○卽○日○

授純仁光祿卿分司南京又遣中使至永賜茶藥諭
曰皇帝在藩邸太皇太后在宮中知公先朝言事忠
直今虛相位以待不知目疾何如用何人醫之純仁
頓首謝因乞魁許養疾尋卒

聖楷曰范純仁自謂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
今觀其謫永三年一段苦衷至今猶令泣下昔人
亦云使熙寧用其言則元祐無更改之患元祐行
其說則紹聖無黨錮之禍人故何可不忠恕也

鄒浩

鄒浩字志完，嘗州晉陵人。第進士，哲宗親擢爲右正言。時章惇獨相，用事威震赫。浩所言每觸惇忌，仍上章露劾，數其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賢妃劉氏立，浩言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審。今爲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之。爾蓋郭后與尙美人爭寵，仁祖旣廢后，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及立后，則不選于妃嬪而卜于貴族，所以遠嫌，所以爲天下萬世法也。陞

下之廢孟氏與郭后無以異。果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抑其不然也。二者必居一于此矣。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疑立賢妃爲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聞陛下臨朝。慨歎以爲國家不幸。至于宗景立。妾怒而罪之。於是天下始釋然不疑。今竟立之。豈不。上累聖德。臣觀白麻所言。不過稱其有子。及引永平祥符事以爲證。臣請論其所以然。若曰有子可以爲后。則永平貴人未嘗有子也。所以立者以德。冠后宮故也。祥符德妃亦未嘗有子。所以立者以鍾英。族。

故也。又况貴人實馬援之女。德妃無廢后之嫌。迺與今日事體不同。頃年冬。妃從享景靈宮。是日雷變甚異。今宣制之後。霖雨飛雹。自奏告天地宗廟以來。陰淫不止。上天之意。豈不昭然。考之人事。既如彼。求之天意。又如此。望不以一時改命爲難。而以萬世公議爲可畏。追停冊禮如初。詔行之。帝謂此亦祖宗故事。豈獨朕耶。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効其小疵。臣恐後世之責人。無已者紛紛也。帝變色。猶不怒。持其章。躊躇四顧。凝然若有所思。付外明。

日章悖詆其狂妄乃削官鞫管新州徽宗立亟召還復爲右正言遷左司諫遷兵吏二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江寧府徙杭越州初浩還朝帝首及諫立后事獎歎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異時姦人安出一緘則不可辨矣蔡京用事素忌浩乃使其黨爲僞疏言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遂再責衡州別駕尋竄昭州五年始得歸浩所與游田晝王回曾誕皆良士也

田晝字承君陽翟人以任爲校書郎調磁州錄事

參軍知西河縣有善政民甚德之議論慷慨有前
輩風與鄒浩以氣節相激勵元符中浩爲諫官晝
監京城門往見浩曰平生與君相許者何如今君
爲何官浩曰上遇羣臣未嘗假以辭色獨于浩差
若相喜天下事固不勝言意欲待深相信而後發
貴有益也晝然之旣而以病歸許邸狀報立后晝
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浩得罪晝迎諸塗
浩出涕晝正色責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
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入哉願君毋

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
歎謝曰君之贈我厚矣建中靖國初入爲大宗正
丞曾布數羅致之不爲屈欲與提舉嘗平官亦辭
請知淮陽軍歲大疫日扶嬰問病者藥之遇疾卒
淮陽人祀以爲土神云

王回字景深仙遊人第進士調松滋令荆沔俗用
人祭鬼回補治甚嚴其風遂革與鄒浩友善皇后
劉氏立浩將論之密告回回曰事臨有大于此者
乎子雖有親然移孝爲忠亦太夫人素志也浩南

遷人莫敢顧回。飲交游錢與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毋遷者以聞。逮詣詔獄。衆爲之懼。回居之晏然。御史詰之。對曰。實嘗預議。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幾二千言。獄上。除名。停廢。卽徒步出都門。行幾十里。其子追及。問以家事。不答。徽宗立。召還舊官。權監御史。數日卒。

曾誕公亮從孫也。孟后之廢誕。三與浩書勸力。請復后。浩不報。及浩以言南遷。誕著玉山室人對客問以譏之識者。或以比韓愈諫臣論誕仕亦不顯。

道鄉臺考

聖楷曰鄒志完別號道鄉南遷時投宿岳麓寺故
今岳麓有道鄉臺按宋史溫益傳云紹聖中知潭
州鄒浩南遷過潭暮投宿村寺益卽遣州都監將
數卒夜出城逼使登舟竟凌風絕江而去據此是
浩解岳麓而溫亦不容必驅迫之使去非道驅迫
而後渡宿岳麓也今長沙志岳麓志俱誤

胡安國

胡安國字康侯，建寧崇安人。徙居湖南之潭州。紹聖四年登進士。哲宗親讀其策，稱善，親擢爲第三。初授大學博士，提舉湖南學士。有詔舉遺逸，安國以永州布衣王繪、邵璋應詔。二人老不行，安國請命之官，以勸爲學者。雲陵簿稱二人乃范純仁客，而流人鄒浩所請託也。蔡京素惡安國，與已異，得簿言大喜，命湖南提刑置獄推治。又移湖北，再鞠卒無驗。安國竟除名，讀書于衡山紫蓋峰下。著春秋傳後，屢召俱以疾。

辭高宗時除給事中兼侍讀會朱勝非相安國遂歸
後再起進寶文閣直學士卒年六十五謚曰文定安
國自登第迄謝事四十年在官實歷不及六載朱震
被召問出處之宜安國曰子發學易二十年此事當
素定矣世間惟講學論政不可不切至于行已去就
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饑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
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吾平生出處皆內斷于心浮
世利名如蟻蠓過前何足道哉故渡江以來儒者進
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爲稱首安國所與遊者游酢謝

良佐楊時皆程門高弟安國之使湖北也時方爲府
教授良佐爲應城宰安國質疑訪道禮之甚恭每來
謁而去必端笏正立目送之二子宏寧侄寅

胡宏字仁仲幼事楊時侯仲良而卒傳其父之學
優游衡山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啻晝夜張栻
師事之宏初以蔭補右承務郎不調秦檜當國貽
書其兄寅問二弟何不通書意欲用之寧作書止
叙契好而已宏書辭甚厲人問之宏曰政恐其召
故示之以不可召之端檜死宏被召竟以疾辭卒

于○衡○山○著○書○曰○知○言○張○栻○謂○其○言○約○義○精○道○學○之○
樞○要○制○治○之○著○龜○也○

胡○寔○字○和○仲○以○蔭○仕○至○祠○部○郎○官○安○國○之○傳○春○秋○
纂○討○盡○出○寔○手○寔○又○著○春○秋○通○旨○以○羽○翼○之○

胡○寅○字○明○仲○宣○和○中○登○進○士○第○靖○康○初○遷○司○門○員○
外○郎○金○人○陷○京○師○張○邦○昌○僞○立○寅○棄○官○歸○建○炎○三○
年○擢○起○居○郎○上○疏○言○事○不○報○彙○命○知○永○州○後○累○遷○
禮○部○侍○郎○兼○侍○直○學○士○時○秦○檜○當○國○乞○致○仕○遂○歸○
衡○州○所○著○有○讀○史○管○見○論○證○詳○說○

聖楷曰胡文定公墓在湘潭縣隱山實衡嶽之奧區也李宗伯撰湘潭志考之甚詳今承天當陽縣亦有文定之墓此不知何所據乃得立祠表道歲時享奠而湘潭之封樹竟付之冷煙零露未嘗有過而問焉緬想遺風可勝永歎真文忠守潭州日有祭文定致堂茆堂五峰四公墓文定其墓皆在穉境而餘不見于紀載今姑錄其文以俟考故武夷先生文定胡公之墓云自熙寧以還新學孔熾春秋一王之法闕而弗章公聞道伊洛慨然以尊

君討賊自任著爲訓傳大義炳然使涖泗之道復
明而荆舒之禍以熄其有功世教可謂盛矣其自
少讀公書考觀行事高山景行仰慕何窮九原不
作竊用典歎茲叨上命來鎮三湘惟公生于武夷
而老于衡嶽旣鄉閭之先哲又道德之宗師有墳
其丘寔在寓里屬拘印鉞謁拜無從爰遣祠官敬
陳菲薦乃禁止其樵牧且訪問其後人興起士風
庶其在是英靈未泯尙鑒其心祭致堂諸公文亦
有顧瞻丘塋適在薶境之語文多不錄

張浚

張浚字德遠綿州人建炎四年受命江上視師五年除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都督諸路軍馬時巨寇揚么據洞庭屢攻不克浚以建康爲東南都會洞庭據上流恐滋蔓爲害請因盛夏率師討之至醴陵釋邑囚數百俾詔諭諸砦因躡呼而往潭賊衆二十餘萬相繼來降湖寇盡平紹興七年丁巳爲秦檜所憾罷都督府以秘書少監安置永州十五年乙丑浚因星變欲力論時事以其母許氏年高言之必被禍恐不

能堪許氏見其形瘠問之浚具言所以許氏誦其父
咸紹聖初制策曰臣寧言而死于斧鉞不忍不言而
負陛下浚意遂決卽上疏極論當今事勢如養大疽
于頭自心腹之閒不決不止時秦檜謂已太平諱言
兵事見之大怒令中丞何若劾也遂貶連州二十年
庚午復徙于永州檜必欲殺浚以其死黨張柄知潭
州與罷丞汪召錫共伺察之二十五年乙亥檜死召
復其官時浚有母喪將歸葬會星變詔求直言浚念
天下事爲和議所移追備蕩弛自以太臣義同休戚

不敢以居喪爲嫌。乃上言：金人數年間勢必南侵。而吾方溺于宴安，莫爲之脩。沈該、萬俟卨居相位，尤不厭天下望。萬俟卨、高湯思退大怒，復安置永州。三十一年辛巳，陳浚卿上疏，極言浚忠盡，帝悟，乃復召判建康。浚至岳陽，買舟，冒風雲而行。時金兵充斥，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浚遇東來者，云：敵兵方焚采石，煙燭漲天，慎舟輕進。浚曰：吾赴君父之急，惟知前求乘輿所在而已。乃乘小舟徑進。十二月，帝如建康，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浚起廢，復用。風采

隱○然○軍○民○皆○倚○以○爲○重○孝○宗○隆○興○二○年○又○罷○都○督○府○
判○福○州○浚○行○次○餘○千○得○疾○手○書○付○二○子○棊○杓○曰○吾○嘗○
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雲○祖○宗○之○恥○卽○死○不○當○葬○我○先○
人○墓○左○葬○我○衡○山○足○矣○數○日○卒○贈○太○師○追○封○魏○公○

蔡元定

蔡元定字季通建陽人生而穎悟八歲能詩日記數千言父發博覽羣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折益精登西山絕嶺忍饑啖糲讀書聞朱熹名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與義每至夜分四方來學者熹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太嘗少卿尤袤秘書少監楊萬里聯疏薦于朝召之堅以疾辭築室西

山將爲終焉之計。時韓侂胄擅政，設僞學之禁，以空善類。臺諫承風，專肆排擊，然猶未敢誦言攻朱熹。至沈繼祖、劉三傑爲言官，始連疏詆熹，併及元定。元定簡學者劉礪曰：「化性起僞，身得無罪，未幾果謫道州。州縣捕元定甚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卽就道。熹與從游者數百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歎，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元定賦詩曰：『執手笑相別，無爲兒女悲。』衆謂空緩行。元定曰：『獲罪于天，天可逃乎？杖

屢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爲流血，無幾微見言，而至春陵，遠近來學者日衆，州士子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說有名士挾才簡傲，非咲前修者，亦心服，謁拜執弟子禮，甚恭。人爲之語曰：「初不敬，今納命愛元定者，謂空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謂沉曰：「可謝客否？」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侂胄旣誅，贈迪功郎，賜謚文節。學者稱之曰：「西山先生子淵，沉皆。」

躬耕不仕。淵有周易訓解。沉字仲默。少從朱熹游。熹晚欲著書傳。未及爲。遂以屬沉。始從元定謫道州。跋涉數千里。道楚粵窮僻處。父子相對。嘗以理義自怡。悅元定沒。徒步護喪以還。有遺之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却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年僅三十。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隱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將薦。用之。沉不屑就。

魏了翁

魏了翁字華父，邛州蒲江人。寶慶元年，以集英殿修撰知嘗德府。越二日，諫議大夫朱端嘗送劾了翁欺世盜名，勿邪謗國，詔降三官。靖州居住。初，了翁再入朝，彌遠欲引以自助，了翁正色不撓，未嘗私謁。故三年之間，循格序遷，未嘗處以要地。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乃著九經要義百卷，訂定精密，先儒所未有。紹定四年復職。

了翁自記畧曰：了翁嘉禧間嘗任王朝會國有大

事議不合輔弼去築室于先廬之北曰鶴山書院
張書求友朝肆幕習將以質其力未信聘命三至
辭不敢進其後刺罷守藩粗更民事先帝察之可
用卽正歲大朝馳驛而召之居數年又以罪戾徙
湖北之靖幽囚頓繫不通於中州益得以靜慮凝
神夙念曩愆寓館之東曰純福坡五老峯在其在
飛山屬其右而侍郎山巖立其前岡巒錯峙風氣
融結乃屏別菑翳爲室而居之安土樂天忘已之
遽也遂卽故鄉之名榜以鶴山書院云

謝枋得

謝枋得字君直信州戈陽人也爲人豪爽每觀書五行俱下一覽終身不怠性好直言一與人論古今治亂國家事必掀髯抵几跳躍自奮以忠義自任徐霖稱其如驚鶴摩霄不可籠繫寶祐五年彗星出東方枋得考械建康擿似道政事爲問自言兵必至國必亾漕使陸景思銜之上其黨於似道坐居鄉不法起兵時嘗破科降錢且訕謗追兩官謫居興國軍咸淳三年赦放歸德祐元年以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知

信州宋公遂居閩中至正二十五年福建行省參政
管如德將旨如江南求人材尙書督夢炎以枋得薦
枋得遺書夢炎曰江南無人材求一瑕呂飴甥程嬰
杵臼所養卒不可得也紂之亾也以八百國之精兵
而不敢抗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凜凜無所容急以
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淮夷
不叛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夫女真之待二帝亦
慘矣而我宋今年遣使祈請明年遣使問安王倫一
市井無賴狎邪小人謂梓宮可還太后可歸終則二

事皆符其言。今一王倫且無之。則江南無人材可見也。今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耳。豈復有他志哉。至正二十六年四月。餓死于燕京。

聖楷曰。考楚志。興國州東有謝疊山祠。國朝嘉靖中。知州吳希賢始建。春秋祀之。豈前此未有專祀耶。按疊山謫居興國三年。不爲不久。今搜覽其遺跡。抑又何寥寥也。嗚呼。精忠勁節。文山揭于前。疊山繼于後。負其所行。如出一轍。死之遲速。復何問哉。天蓋生此二人。以扶中國之士氣。而不知者。

以爲趙宋之孤臣也噫難言哉

楚寶山水論次

山水不生於天地而生於文士之筆山水之性情位
置不生於文士之筆而生於文士之心今夫奇巒異
瀑或遠在鱗介或近在戶牖衆人弗知好也卽好之
弗能名也若使文士遇之鴻辭鐫彩雋氣搖嵐而山
水乃另開一生面也天地之積洩何與焉又若岑巒
一仞競秀巫廬波無一勺瀾翻海碣悲喜化爲霽陰
升降化爲煙樹此皆文士之心之所結彼山水又何
知楚固山川形勝地也衡嶽命鎮沿湘千里洞庭江

漢汪洋無涖九疑荒奠武常玄峙其他大山巨壑孕
育雨雲以千百計巖泉溪洞星羅電詭仙子迷而不
出古帝望而知止向使靈均不放江潭李白不流夜
郎元結不守營道宗元不謫泉陵而青青而澗澗其
終渾沌乎非此之謂也嘗坐祝融之雲矣寶露壇青
岫嶺宇赤非不足快也乃一誦大白詩曰衡山蒼蒼
入紫冥下看南極老人星輒骨蛻而凌虛嘗汎君山
之月矣秦皇焯冷湘靈瑟怨非不足感也乃一誦九
歌之三章曰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輒魂銷

而欲悟由此觀之大湖以南一水一石得遇次山子
厚諸人正復不易且岸谷之氣候屢遷爾我之典會
各別與其執山中已往之迹恨翠色之無多不若迎
紙上相續之心悅嵐光之乍吐予故取諸遊記之佳
者存之或記有不備則間補以詩又以衡嶽領湖南
湖北諸山水以玄嶽領荆南荆西武漢諸山水使夫
舟之輿之者歷州若縣如身入鏡中雲路與飛鳥爭
明一杖偕孤峯以往斯亦具勝情者之最快矣其散
見于遺勝諸攷者茲不再出述山水第二十二凡三

卷

山水一

南嶽衡山

石鼓山

九嶷山

陽華巖

寒亭

右溪

震樽

七泉

五如石

石魚湖

洛溪

塔臺

啓亭

東巖

朝陽巖

黃溪

愚溪

西山

鉅澗潭

鉅澗潭西小丘

小丘西小石潭

袁家渴

石渠

石澗

小石城山

山水二

澹山巖

宅仙洞

堯率巖

秀巖

嶽麓山

岳陽樓

桃源

玄石山

二酉山

湘江

耒水

澧水

洞庭湖

澧湖

沅水

資水

山水三

大嶽武當

習家池

黃鶴樓

南樓

退谷

杯湖

鸚鵡洲

大別山

郎官湖

秋興亭

東坡

三峽

仲宣樓

竹樓

漢江

三遊洞

青谿

玉女泉

杯樽

異泉

楚寶山永論次終

楚寶卷三十七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旂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桃源關士琦較訂

山水

南嶽衡山

宋張栻

杖來往湖湘踰二紀、夢寐衡嶽之勝、亦嘗寄跡其間、獨未登絕頂爲歎也、軋道丁亥、新安朱熹元晦來訪、予於湘水之上、迺始偕爲此游、而三山林用中擇之

亦與焉。越十有一月庚午，自潭渡湘水。甲戌，過石灘。始望嶽頂，忽大雪紛集，須臾深尺許。子三人者，偃道傍草舍，人酌一巨盃，上馬行三十里餘，投宿草衣巖。一時山川林壑之觀，已覺勝絕。乙亥，抵後嶽。丙子，小憩。甚雨，暮未已。從者皆有倦色。子獨與元晦，夾策，明當冒風雲，亟登而夜半雨止，明星爛然。比曉，日升，暘谷矣。三人聯騎渡興樂江，宿霧盡捲，諸峯玉立，心目頓快。遂飯黃心，易竹輿，由馬跡橋登山。始皆荒嶺，彌望已乃入大林壑，溪流觸石曲折，有聲琅琅。目暮抵

方廣氣象深窮。八峯環立。所謂蓮花峯也。登閣四望。雲月皎皎。寺皆板屋。問老僧云。用瓦輒爲冰雲凍裂。自此如高臺上封。皆然也。戊寅明發。穿小徑入高臺。寺萬竹森然。間爲風雲所折。清爽可愛。任山僧了信。有詩聲云。夜月明。牕牖間。有律嘯。清甚。出寺卽行。古木寒藤。中陰崖積雪。厚數尺。望石廩如素錦屏。日下。炤林間。冰隋鏘然。有聲。雲陰聚起。飛霰交集。頃之。乃止。出西嶺。過天柱下。福嚴望南臺。歷馬祖菴。由寺背。以登路。亦不甚狹。遇險輒有磴。可步。踰數十里。過大。

明寺有飛雲數點自東來望見上封寺復縈紆數里
許乃至山高草木堅瘦門外寒松皆拳曲擁腫膠枝
下垂冰雲凝綴如蒼龍白鳳然寺宇悉以板障否則
雲氣噓吸其間時不辨人物有穹林閣侍郎胡公題
勝二丈始息肩望祝融絕頂窳裳徑往頂上有石可
坐數十人時煙靄未盡澄徹然羣峯錯立遠近異態
其外四望渺然不知所極如大瀛海環之真奇觀也
湘水環帶山下五折乃北去寺僧指蒼莽中云洞庭
夜焉晚居閣上觀晴霞橫帶千里夜宿方丈月焰雲

屋寒光射人。泉聲隔牕。冷然通夕。恍不知此身踞千
峯之上也。已卯游仙人橋路。並石側足。以入前崖。挺
出。下臨萬仞之壑。凜凜不敢久駐。再上絕頂。風勁甚
望見遠岫。次第呈露。比昨觀殊快。寒威薄人。呼酒舉
數酌。猶不勝擁毳坐。乃可支須臾。雲氣出巖。復騰湧
如饋饌。過南嶺。爲風所飄。空濛杳靄。頃刻不復見。是
夜風大作。庚辰未曉。雲擊牕。有聲。驚覺將下山。寺僧
亦謂石磴冰結。卽不可步。遂亟由前嶺以下。路已滑
甚。有跌者。下視白雲滄渤。瀾漫吞吐。林谷真有盪胸

之勢欲訪李鄴侯書堂則林深路絕不可往矣行三十里許抵嶽市宿勝業寺勁節堂蓋自甲戌至庚辰凡七日經行上下數百里景物之美不可殫叙間已發于吟咏更迭唱酬雖一時之作不能盡工然亦可以見耳目所歷興寄所託異日或有考焉

晉桓玄遊衡山詩序曰歲次降婁夾鍾之初理檝將遊于衡嶺涉湘千里林阜相屬清川窈澄映之流涯渙無纖埃之穢修途逾邁未見其極窮日所經莫非奇趣姑洗之句始暨于衡嶽於是假足輕

輿。宵。言。載。馳。軒。塗。三。百。山。徑。徹。通。或。垂。柯。跨。谷。挾。
嗽。交。蔭。或。曲。溪。如。塞。已。絕。復。開。或。乘。長。嶺。逸。眺。遙。
曠。或。憇。輿。素。石。映。濯。水。澗。所。以。欣。然。奔。悅。求。路。忘。
疲。者。觸。事。而。至。也。仰。瞻。翠。標。邈。爾。天。際。身。凌。太。清。
獨。交。霞。景。周。覽。既。畢。頓。策。崑。崙。阿。管。絃。並。奏。清。徵。再。
響。思。古。永。逝。神。氣。未。言。

聖楷曰古今遊南嶽記獨晉桓玄宋張栻二序頗
多異致近日纂修南嶽志與名山記者俱未採入
豈未之見耶桓序尤佳惜其人不稱故次之張作

之後其餘若水經注湘中記置詒雖不多皆非後人所及

石鼓山

宋范成大

十四日泊衡州謁石鼓書院實州學也始諸魏未命
教時天下有書院四徂徠金山嶽麓石鼓石鼓山名
也州北行岡壠將盡忽山石一峯起如大石磯浸江
中蒸水自邵陽來繞其左瀟湘自零陵來繞其右而
皆會於合江亭之前併爲一水以東去石鼓雄踞要
會大畧如春秋霸至令諸侯勤王蒸湘如兄弟國奔
命來會稟命載書乃同軌以朝宗蓋其形勝如此合
江亭見韓文公詩今名綠淨閣亦取文公詩中綠淨

不可唾之句退之貶湖陽時蓋自此橫絕取路以入
廣東故衡陽之南皆無詩焉西廓外石磴緣山謂之
西溪有窟竈及唐李吉甫齊映諸人題刻書院之前
有諸葛武侯新廟家兄至先爲常平使者時所建十
五日捨舟遵陸登回雁峯羈南一小山也世傳陽鳥
不過衡山至此而回然聞桂林尚有鴈聲又謂此峯
預南嶽七十二峯之數然相去已遠矣

九疑山

唐元結

九疑山方二千餘里。四州各近一隅。世稱九峯相似。望而疑之。謂之九疑。亦云舜望九峯。疑禹而悲。從臣有九悲之歌。因謂之疑九峯。殊極高大。遠望皆可見也。彼如嵩華之峻。峙衡岱之方。廣在九峯之下。磊磊然如布碁石者。可以百數。中峯之下水。無魚鱉。林無鳥獸。時聞聲如蟬。鼃之類。聽之亦無。往往見大谷。長川。平田。深淵。杉松百圍。榕栝並之。青莎白沙。洞穴丹崖。寒泉飛流。異竹雜華。迴映之處。似藏人家。實有九

水出於山中。四水南流，灌於南海。五水北流，合爲洞庭。若度其高，舉比洞庭、南海之岸，直上可二三百里。不知海內之山如九疑者，則幾焉。或曰：若然者，茲山何不列於五嶽？對曰：五帝之前，封疆尙隘，衡山作嶽，已出荒服。今九疑之南，萬里臣妾國門，東望不見涯際。西行幾萬里，未盡逸陲。當令以九疑爲南嶽，以崑崙爲西嶽，衡華之策聽逸者占爲山居，封君表作苑囿耳。但苦當世議者拘限常情，率引古制，不能有所改創也。如何？故圖書九峯畧載山谷傳於好事，以旌

異之如山中。之往跡峯洞之名稱爲人所傳說者並隨方題記。庶幾觀者易知。時永泰丙午年也。

山海經曰南方蒼梧之丘蒼梧之川。其中有九疑山焉。舜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

水經注曰九疑山盤蒼梧之野。峯秀數觀之間。羅巖九舉。各導一谿。岫壑負阻。異嶺同勢。遊者疑焉。故曰九疑山。大舜窆其陽。商均葬其陰。山南有舜廟。自廟仰山極高直上。可百餘里。古老相傳言未有登其峯者。

聖楷按九疑山在永州寧遠縣南六十里九峯各
負一水一曰朱明瀟水源二曰石城泡水源三曰
石樓巢水源四曰娥皇沍水源五日舜源亦曰華
蓋最高瀑水源六曰女英砵水源七日簫韶濟水
源八曰桂林湫水源九曰杞林洞水源大抵山峯
半以舜葬得名史記云舜崩蒼梧之野葬於江南
九疑是謂零陵卽零陵亦以舜得名也元次山謂
四州各近一隅卽今桂林梧州永州道州也桂林
唐名桂州

陽華巖

元結

道州江華縣東南六七里有回山南面峻秀下有
大巖當陽端故以陽華命之吾遊處山林幾三十年
所見泉石如陽華殊異而可家者未也故作名稱之
縣大夫瞿令問藝兼篆籀俾依石經刻之巖下銘曰
九疑萬峯不如陽華陽華嶄坼其下可家洞開爲巖
巖當陽端巖高氣清洞深泉寒陽華旋回岑顛如闕
溝塍松竹輝映水石尤空逸民亦空退士吾欲投節
窮老于此懼人譏我以官矯時名跡彰顯醜如此爲

於戲陽華將去思來前步却望脚蹶徘徊

寒亭

元結

永泰丙午中巡屬縣至江華縣大夫瞿令問咨曰縣
南水石相映望之可愛相傳不可登臨俾求之得洞
穴而入棧險以通之始得構茅亭於石上及亭成也
所以堦檻憑空下臨長江軒楹雲端上齊絕巔若旦
暮景氣燿靄異色蒼蒼石墉含映水木欲名斯亭狀
類不得敢請名之表示來世於是于亭上爲商之曰
今大暑登之疑天將寒炎蒸之地而清凉可安不合
命之曰寒亭歟乃爲寒亭作記刻之亭贊

聖楷按次山在春陵有菊圃在武昌有然亭有廣
宴亭皆爲作記皆有超然澹遠之致如陶淵明詩
不煩繩削而自合者此繇胸中無俗累其細讀柳
子厚諸記便知

右溪

元結

道州城西百餘步，有小水南流數十步，合營溪水，抵兩岸，悉皆怪石，欹嵌盤屈，不可名狀。清流觸石，洄懸激注，休木異竹，垂陰相蔭。此溪若在山野，則空逸民退士之所遊處；在人間，可爲都邑之勝境，靜者之林亭。而置州已來，無人賞愛，徘徊溪上，爲之悵然。乃疏鑿蕪穢，俾爲亭宇，植松與桂，兼之香草，以裨形勝焉。溪在州右，遂命之曰右溪，刻銘石上，彰示來者。

宸樽

道州城東有左湖湖東二十步有小石山山顛有窟石可以爲樽乃爲亭樽上刻銘爲志銘曰片石何狀如獸之踈其背頤窟可以爲樽空而臨之長岑深壑廣亭之內如見山岳滿而臨之曲浦回淵長深之下江湖在焉彼成全器誰爲之力天地開鑿日月按拭寒暑琢磨風雨潤色此器大樸尤安直純勒銘亭下以告後人

七泉

道州東郭有泉七穴或吐于淵竇或鑿于嵌臼皆澄

流清漪旋浚相奏又有藁石欹缺爲之鳥與殊怪相
異不可名狀此邦豈世無好事者耶而令自古荒之
乃修其水木爲休暇之處每至泉上便思老焉於戲
凡人心若清惠而必忠孝守方直終不惑也故命五
泉曰漣漣滂沱欲來者飲漱其流而有所感發者
矣智一泉命曰漫泉蓋欲自旌漫浪不厭歡醉者也
一泉出山東故命之曰東泉引來垂流更復殊異各
刻銘以記之於戲漣泉清不可濁惠及于物何時竭
涸將引官吏盥而飲之清惠不已泉乎吾規

古之君子方以全道。吾命汙泉方以終老。欲命圓者。飲汙汙泉。知圓非君子能學。方惡圓。

曲而爲王直蒙戮辱。寧戮不王直而不曲。我頌斯曲。以命渣泉。將戒來世。無忘直焉。

不爲人臣。老死山谷。臣于人者。不就污辱。我命沁泉。勸人事。君來漱泉。流願爲忠臣。

汙汙淙泉。流清源深。堪勸人子。奉親之心。時世相薄。而日忘聖教。欲將斯泉。俾助純孝。

誰愛漫泉。自成小湖。能浮酒舫。不沒石魚。漫也。叟稱。

名泉何意旌叟於此漫歡漫醉
泉在山東以東爲名愛其懸流溶溶在庭作銘者何
吾意未盡將告來世無忘畎引

五如石

淶泉之陽得怪石焉左右前後及登石顛均有如是
故命之曰五如石石皆有竇竇中湧泉泉詭異于七
泉故命爲七勝泉石有雙目一目命爲洞井井與泉
通一目命爲洞樽樽可貯酒石尾有穴且如礎者又
如瀧者泉可亭澄匝石而流入于礎中出而爲瀧於

戲彼能異如此安可不稱顯之銘曰五如之石何以
爲名請悉狀之誰爲我聽左如旋龍低首回顧右如
驚鴻張翅未去前如飲虎飲而蹲焉後如怒龜出洞
登山若坐于顛石則如乘彼靈槎在漢之間洞非如
鑿淵然泉湧澄瀾涵石波起如動不旌尤異焉用爲
文刻銘石上於千萬春

石魚湖

漣泉南上有獨石在水中狀如遊魚魚凹處修之可以踞酒水涯四匝多斂石相連石上堪人坐水能浮小舫載酒又能繞石魚洄流乃命湖曰石魚湖鐫銘于石上顯示來者又作詩以歌之又湖上醉歌序云漫叟以公田未釀酒因休暇則載酒于湖上時取一醉歡醉中據湖岸引臂向魚取酒使舫載之徧飲坐者意疑倚巴丘酌于君山之上諸子環洞庭而坐酒舫泛泛然觸波濤而往來者乃作歌以長之石魚湖

似洞庭夏水欲滿君山青山爲樽酒爲招酒徒歷歷
坐洲島長風連日作大浪不能廢人運酒舫我持長
瓢坐巴丘酌飲四坐以散愁

聖楷按元結又有夜宴石魚湖詩云醉人疑舫影
呼指遞相驚何故有雙魚隨舫酒舫行醉昏能誕
語勸醉能忘情坐無拘忌人勿恨醉與醒皆妙理
快事曲盡飲中之趣

浯溪

元結

浯溪在湘水之南北，匯于湘，愛其勝，異遂家溪畔。溪世無名稱者，余自愛之，故命曰浯溪。銘曰：湘水一曲，淵洞旁，山開石門，溪流潺潺，山開如何，巉巉雙石。臨淵斷巖，隔溪絕壁，山旣殊，惟石又尤異。吾欲求退將老茲地，溪古地荒，蕪歿已久，命曰浯溪，旌吾獨有人，誰遊之，銘在溪口。

浯臺

浯溪東北二十餘丈，得惟石焉。周行三百餘步，從未

申○至○五○寅○巖○壁○陡○絕○前○有○磴○道○高○八○九○十○尺○下○當○洞
潭○其○勢○礪○礪○半○出○水○底○蒼○然○泛○泛○若○在○波○上○石○巖○勝
異○之○處○悉○爲○亭○堂○小○峯○嵌○竇○其○間○松○竹○掩○映○軒○戶○異
皆○幽○奇○於○戲○古○人○蓄○憤○悶○與○病○於○時○俗○者○力○不○能○築
高○臺○以○瞻○眺○則○必○山○巔○海○畔○伸○頸○歌○吟○以○自○暢○達○今
取○茲○石○將○爲○塔○臺○豈○非○愁○怨○乃○所○好○也○銘○曰○湘○淵○清
深○晤○臺○峭○峻○登○臨○長○望○無○遠○不○盡○誰○厭○朝○士○羈○牽○局
促○借○君○此○臺○以○縱○心○目○陽○巖○礪○琢○如○瑾○如○珉○作○銘○刻
之○彰○示○後○人○

啓亭

洛溪之口有異石焉高六十餘丈周回四十餘步面
在江口東望嵒臺北臨大淵南枕洛溪啓亭當乎石
上異木夾戶疎竹旁簷瀛洲言無由此可信若在亭
上自所厭者遠山清川耳所厭者木聲松吹霜朝厭
者零日方暑厭者清風於戲厭不厭也厭猶愛也命
曰啓亭旌獨有也銘曰功名之位貴得茅土林野之
客所耽水石年將五十始有啓亭愜心自適與世忘
情亭旁石上篆刻此銘

東巖

崕臺西南支危高廻在唐亭爲東巖下可行坐人允
人其爲形勝與石門石屏亦猶宮羽之相資也銘曰
崕臺蒼蒼西巖雲端亭午巖下清陰更寒可容枕席
何事不安

黃庭堅涪溪題壁曰余與陶介石逸涪溪尋元次
山遺跡如中興頌崕臺銘石堂銘皆衆所共知也
與介石徘徊其下實深千載尚友之心最後于唐
亭東巖披翦榛穢得次山銘刻數百字皆江華令

瞿令問玉筋篆筆畫深穩優于岵臺銘也故書與
長老新公俾刻之巖壁以遺後人

又書磨崖碑後云春風吹船著涪溪扶藜上讀中
興碑平生半世看墨本摩莎石刻鬢成絲明皇不
作包桑計顛倒四海繇祿兒九廟不守乘輿西萬
官已作烏擇栖撫軍監國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
爲事有至難天幸爾上皇跼蹐還京師內間張后
色可否外間李父頤指揮南內凄凉幾苟活高將
軍去事尤危臣結春陵二三策臣甫杜鵑再拜詩

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賞○瓊○璐○詞○同○來○野○僧○六
七○輩○亦○有○文○士○相○追○隨○斷○崖○蒼○蘚○對○立○久○凍○雨○爲
洗○前○朝○悲○聖○楷○按○磨○崖○碑○在○洛○溪○石○壁○乃○顏○真
卿○書○元○結○大○唐○中○興○頌○也○故○附○見○之

朝陽巖

元結

永泰丙午中自春陵詣都使計至零陵愛其郭中有
水石之異泊舟尋之得巖與洞於窅巖洞此邦之形
勝也自古荒之亦無名稱以其東嚮遂以命之焉前
攝刺史獨孤恠爲吾翦鬪榛莽後攝刺史竇必爲吾
剗制茅閣於是朝陽水石始爲勝絕之名已而刻銘
巖下將示來世銘曰於戲朝陽恠異難狀蒼蒼半山
如在水上朝陽水石可謂幽奇巖下洞古洞中泉垂
彼高巖絕崖深洞身縱僻在幽遠猶空往焉况觀

城甘邑巖洞相對無人修賞竟使蕪穢刻銘巖下問
我何爲欲零陵水石世有人知

唐茂功題名云朝陽巖近在郊邑無車馬之喧而
有泉石之勝建炎疆圉協洽六月有五日唐茂功
宋景晉同爲避暑之遊是日也雨餘風快烟盡霞
鮮爽氣盈衿歛溽遁去閒揮五絃時寄一枰神清
骨寒若與浮丘赤松接于瀛州方丈欣勝踐之同
適嗤塵纒之自縛飛觴舉白頽然就醉暮色四合
乘槎而歸

黃溪

唐柳宗元

北之晉西適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西至于湘之源南至于瀧泉東至于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拒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墻立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爲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畧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積焉

黛蓄膏淳來若白虹沈沈無聲有魚數尾方來會石
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頽
領斷齧其下大石雜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身翼大
如鵠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
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
有土田始黃神爲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
之世也莽旣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
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王黃
與王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神旣居

是民咸安焉以爲有道死乃俎豆之爲立祠後稱徒
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
旣隲爲記以啟後之好遊者

零陵朱衮曰柳子遊山以黃溪爲盡天下之勝夫
溪勝信然矣而辭獨缺于山水之本也苟山弗
勝能勝于溪乎余嘗坐高山招提望城東黃岡諸
峯如開罨畫縹緲天際東曦未白白雲如衣乍疏
乍密雲去日出秀色粲爛畧如芙蓉盡開或及初
霽望之其勢演迤東奔復如江濤赴海之壯蓋其

勝弗能窮也。而畧會于溪。右所謂三潭奇麗之狀。空岡有之。而溪神之靈。將有以乎。夫溪以黃名。亦岡之爲黃岡也。溪岡皆曰黃水。石多黃也。溪能神者。勝使之然也。祭法云。能興雲雨。見恠物。皆曰神。又曰。在其地則祭之。若溪之靈。旱而禱雨者。無弗得焉。其爲神也。固以此。椰子曰神。莽之後也。吁。王黃異文矣。恐未然。

愚溪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予以愚觸臯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斷斷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爲愚溪。愚溪之上，買小丘爲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爲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爲愚溝，遂負土累石，塞

其隘爲愚池。愚池之東爲愚堂。其南爲愚亭。池之中爲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予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于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亾以利世而適類于予。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竊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爲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辱而爲愚者也。昔不得爲真愚。今予適有道而違于理。悖于事故。凡爲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予得專

而名焉。溪雖莫利于世，而善鑿萬類，清瑩秀微，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予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濛，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記于溪石上。

宋王楙記曰：王建逍遙溪亭詩曰：逍遙公在此，徘徊帝改谿。名起石臺車馬到，春嘗借問子孫因。遷暫，魁來稀，疎野樹人移，拆零落蕉花雨，打開無主。

青山何所直。賣供官稅不如灰。劉禹錫傷愚溪詩。
序曰：柳子厚歿三年，有僧來告曰：愚溪無復曩時
矣。悲不自勝，遂爲七言以寄恨。曰：草聖數行留壞
壁，木奴千樹屬鄰家。惟見里門通德勝，殘陽寂寞
出樵車。子觀二詩，深有感焉。逍遙公隆盛之日，大
官載酒奉嘗，抱樂鑾輿，翟韜增賁，泉石見誇于諸
公者，不一。韋公去此纔數世耳。向者逍遙之地，至
于賣供官稅，不如灰。當子厚無恙之日，所遊愚溪
皆一時名士，而子厚物故未久，乃至殘陽寂寞，出

○熱○車○是○何○階○廢○一○至○于○此○觀○此○二○事○重○使○人○惻○然○
○前○人○基○緒○後○人○鮮○克○保○持○雖○欲○委○曲○爲○計○有○不○可○
○得○李○衛○公○平○泉○山○居○戒○子○孫○曰○鬻○平○泉○者○非○吾○子○
○孫○也○以○平○泉○一○樹○一○石○與○人○者○非○佳○士○也○諄○戒○非○
○不○切○至○然○平○泉○怪○石○名○品○幾○爲○洛○陽○大○族○有○力○者○
○取○去○已○嗚○呼○茲○豈○告○戒○所○及○哉○

○聖○楷○按○溪○當○州○城○西○黃○葉○渡○上○十○步○許○附○入○瀟○水○
○迤○流○上○幾○千○餘○步○爲○鈇○鋸○潭○愚○丘○等○七○勝○附○麗○潭○
○旁○

鈿鉞潭

鈿鉞潭在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蓄其湮，故旁廣而中。治身至，君乃止，流休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遊也。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羨之委積，旣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貨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泠然，尤與中秋觀月爲空，予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執使予樂居。

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鈎鋸潭西小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鈎鋸潭西二十五步嘗湍而浚者爲漁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爲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嶽然相類而下者若牛馬之飲于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餘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卽更取罷用剗刈穢草伐去惡木烈

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之敖。遊舉熙熙。然廻巧獻技。以效茲丘之下。枕席而臥。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潛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丘之勝。致之澧。鎬。剡。杜。則貴遊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已。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適乎。書於石。所以賀茲丘之適也。

小丘西小石潭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伐木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泉石以爲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爲坻爲嶼爲嵒，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日光下徹，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凄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

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已、曰奉壹。

袁家渴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鈇鉏
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
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
幽麗其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爲渴音
若衣褐之渴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
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廁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
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上
生青叢冬夏嘗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

多楓柟石楠榿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
而蔓生膠轄水石每風自四山下振動大木掩苒
宸草紛紅駭綠蕪勃香氣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颺
歲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
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于世其地世至
袁氏故以名焉

按渴在州城南百家瀨上石澗等勝皆附麗其旁
岸張爲一勝

石渠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參陷巖石下北臨小潭潭幅員減百尺清深多儵魚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于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席焉風搖其顛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達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醜而盈

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
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
獨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
於是始窮也

石澗

石渠之事。旣窮。上繇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一。亘石爲底。達于兩涯。若床若堂。若陳。避席。若限。閭與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嚮若操琴。揚跣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邗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邗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繇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繇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

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柳子厚南澗中題曰秋氣集南澗獨遊亭午時廻風一蕭瑟林影久參差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羈禽響幽谷寒藻舞淪漪去國魂已遠懷人淚空垂孤生易爲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竟何事徘徊祇自知誰爲後來者當與此心期 聖楷按柳集注云澗與澗同卽記中所謂石澗也此詩久爲東坡辰翁諸公所賞故并存之

西山

自○余○爲○僂○人○居○是○州○恒○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臥○而○夢○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水○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人○過○湘○江○綠○染○溪○斫○榛○莽○焚○茅○葭○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遊○則○凡○數○州○之○土

壘皆在襜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呀然窪然若堙若穴。尺寸千里攢感累積莫得遊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與瀕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爲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聖措按山在城西。旁出冉溪之上。特爲一勝。

小石城山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上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爲睥睨梁欐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微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爲誠有又怪其不爲之于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

其伎是困勞而無用神者儻不空如是則其累無乎
或曰以慰夫賢而辱于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爲偉
人而獨爲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
信之